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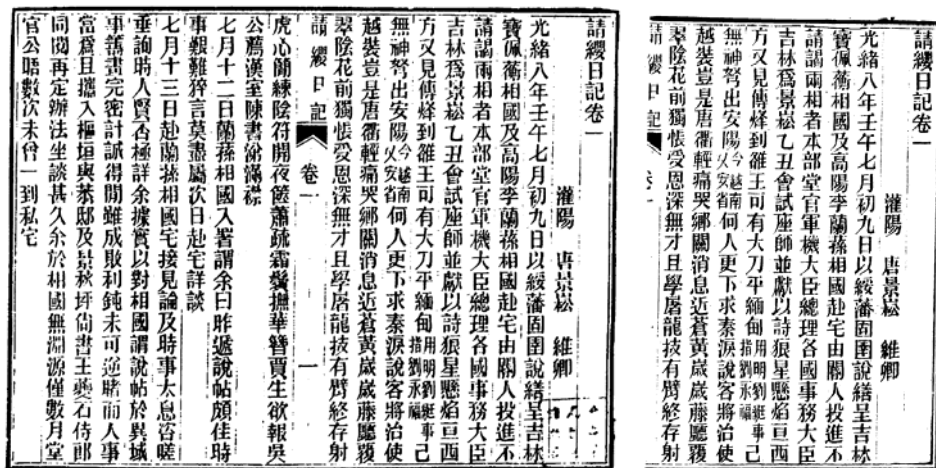
出版史研究

談談唐景崧《請纓日記》刊印

郭明芳*

唐景崧著《請纓日記》，有牌記著為「光緒癸酉臺灣布政使署刊本」。光緒癸酉即光緒十九(1894)年，一般多當成光緒十九(1894)年臺灣布政使署刊本。

唐景崧(1841-1903)字維卿或作薇卿，廣西灌陽人。同治四(1865)年進士，授吏部主事，多年不得升遷。中法越南事起，請纓南下抗法，招劉永福，與法戰有功，戰後升臺灣道。十七(1891)年升布政使。廿(1894)朝鮮事起，甲午一役，清廷敗績，友濂去職臺撫，景崧升任。隔年馬關議和，割臺。臺民擁為民主總統，八日而亡，淡水登輪逃歸大陸。晚年居桂林，抑鬱以終。於台期間編纂《臺灣通志》，今大部存國立臺灣圖書館，少部份在上海館。任臺撫時，刊印《請纓日記》、《詩畸》與其父《得一山房詩集》等書。



《續修四庫全書》所收書影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所收書影

《請纓日記》為臺灣布政使署刊本，本無疑問。然筆者讀鄭振鐸《劫中得書記》¹曾記所得《請纓日記》，云：

頃於積學書社得唐景崧《請纓日記》，尤得意。…初刊於臺灣布政使署，中有數葉闕佚，以鉛印者補入，當是攜版歸後，重印於滬上者。(頁 66)

此一段引起筆者注意。景崧此書初稿成於光緒十四(1889)年，待光緒十九年始刊印。光緒十九年局勢日漸亂，隔年中日甲午一役，清廷戰敗。越明年，馬關立約割臺，臺民不服，立唐為民主，僅八日，景崧倉皇由淡水登輪逃往大

* 東吳大學中文所博士班。

¹ 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7 月

陸。當年民主國任職的俞明震曾記當時情勢，《臺灣八日記》云：

午間，始知署中廚役已散盡，因至藩署設食飽餐。電線已斷，不得前敵消息；創口又時時作痛，焦急自必死。酉刻，聞林朝棟、吳光亮均帶兵明日必到，覺有一綫生機。急至撫署，則獅球嶺潰兵已入城，今日辰刻失守。城中大亂。黃翼德守儀門，放槍禁人出入；各局公所不見一人。時已昏黑，城中積屍徧地，有自前敵受傷抬回者，有廣勇、土勇互相殘殺者。哭聲震耳。余皇遽無策，繞至撫署後牆，欲入探維帥消息。署中忽火起，支應局委員周爽字梅生帕首、腰刀從後牆出，告余：「維帥剛出城。」余追出西門，遇亂兵放槍刦行客；左右走散，僅楊貴、藍玉相從。至大道埕，僱小船乘星光徑渡滬尾；兩岸放槍，彈及船舷。四更到海口，上「駕時」輪船。余隻身出走，用千里鏡皮盒裝洋銀八十枚，幸未刦去，以四十元僱小船；若遲至天明，則危矣。船上有海關運來銀八箱，兩岸防營大譁，刦銀去；砲臺復開砲轟擊，慘死十六人，余幾不免。因事太不堪，且非兵事所繫，不忍詳記。十五日，始脫險到廈門。²

在他離台前，盜匪橫行，是否有可能將書版運出，筆者質疑。筆者倒是認為另一種可能性比較高。蓋此書乃大陸閩、粵書肆受臺灣布政使署委託所刊，因局勢僅將成品寄至台，書版仍留在大陸。逮唐氏回大陸再至書肆取回書版，添補刷印者。這樣想法也非不可能，筆者試為分析。

一、臺地出版不盛，清末亦多委外刊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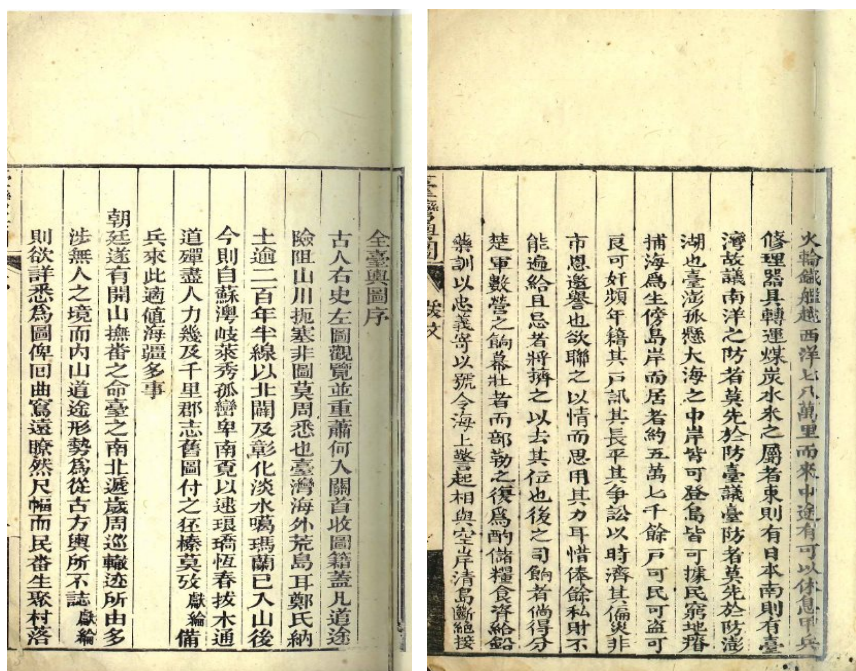
臺灣開發較晚，文教不盛。早年臺地或無剗剗出版人才，或委諸閩肆。清領初，蔣毓英纂修《府志》，即以稿本上繳，後又抄得一部帶回大陸。後其子方刊於大陸。至嘉慶、道光時，始有閩刻工來台執役，鄭兼才《六亭文集》刊於臺，有刻工署名「福省王興源在臺灣刊」。而臺地最早書肆，則為道光初盧崇玉於府城所開設的松雲軒。松雲軒刻書不少，大多屬日用書籍或佛經善書，少部份為文集之屬。

至於官府刻書則多委之於福建。光緒初年，夏獻綸官臺廈道，丈量臺灣，繪製輿圖。圖成遂委之粵省城富文齋刊印。後又編《全臺輿圖》。此書扉葉雖云「版存臺灣道庫」，然其內文文字不似臺地書坊所刊。書末有周懋琦跋，文

² 引見拙整理〈乙未臺灣史料新輯校(一)：割臺記、臺灣八日記、臺海思慟錄〉，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63 期，頁 81-109，2015 年 4 月

字與前文有差異，較拙劣，應是台坊所補刊。

蓋夏氏書成不久即棄世，書版刻成運回台，又由新任知府周懋琦題序補於後。夏氏卒於光緒五年，遺缺由周懋琦暫代，時書版完成運回台，又委請臺郡松雲軒書肆加刊周跋於後，故一書有兩種字形。後此書書版歸於松雲軒刷印。³



《全臺輿圖》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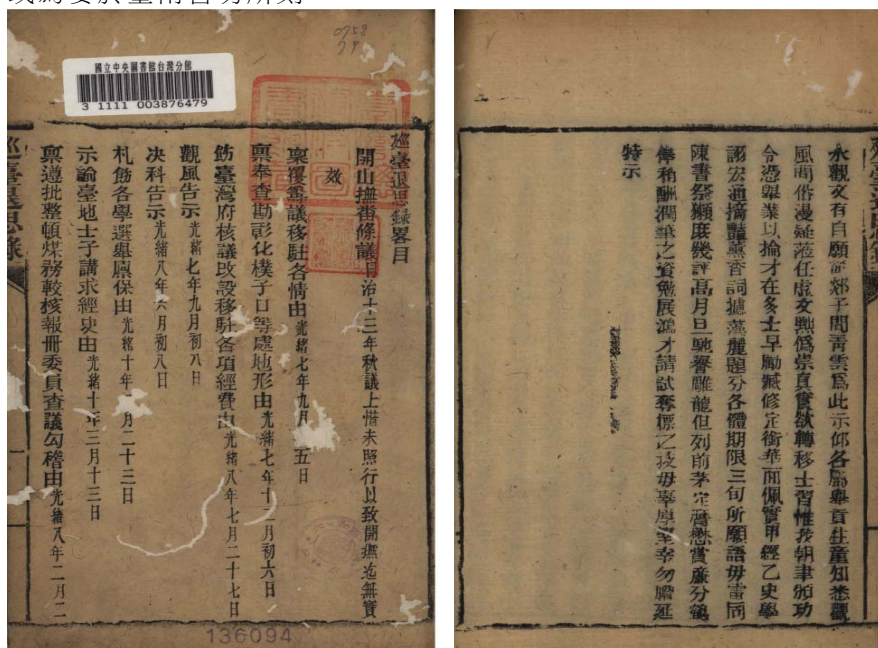
臺郡書坊所刻字形如何？筆者認為應該不是整齊劃一的橫輕豎重體。而是帶有歪斜的字形。此於《全臺輿圖》可以很清楚見到。

又曾任臺灣道的劉璈撰有《巡台退思錄》。瞻刊本字體，歪斜不正，此書即臺郡府城所刊。璈時任台灣兵備道，臺南為臺灣府城，駐地於此。按，璈，湖南人，屬湘軍系統。璈與劉銘傳不合，據《臺灣通史》稱，書成，銘傳「奏請毀其版」（見《臺灣通史·劉璈列傳》）。此書流傳絕少，僅知國立臺灣圖書館有藏刊本與鈔本各一而已。

抄本有扉頁，作「光緒己丑夏刊。岳陽劉蘭州方/伯巡臺退思錄」，己丑為光緒十四(1888)年，或可知原刊於光緒十四年，市村榮《臺灣關係志料小解》作十五年者，不知其據，應非是。

³ 詳見前嶋信次撰〈赤崁採訪冊〉，《愛書》第三輯，1934年12月。

審刊本字體或有歪斜，甚有將此種字形誤為活字，事實上仍應坊刻本。此本或為委於臺南書坊所刻。



台圖藏《巡台退思錄》刊本書影

綜合上述，臺地刻書不盛，官府之書多委於外。至割臺前亦應如是。

二、從書籍流傳看，此書在大陸流傳頗廣

以書籍流傳討論某書刊刻或版本是很可以反應出一書出版與其地域關連的事實。前述鄭兼才《六亭文集》，由於是臺地所刊，在大陸幾無館藏。而《全臺輿圖》為粵地富文齋所刊，不僅臺灣有藏，大陸亦有數十館藏。

前述《全臺輿圖》一書流傳以臺地為多，大陸各地流傳則未如《請纓日記》之廣。再者《巡台退思錄》為臺郡所出，先遭禁毀，流傳僅即臺灣一地，繼之乙未戰火，流傳更少。

而以《請纓日記》論，筆者檢索臺灣共有傅斯年館(三部)、臺灣圖書館(一部，羅斯文庫)與東海大學館(一部，石暘綬舊藏)。大陸所藏者，去除新中國時影印本，共計有卅二部之多。倘《請纓日記》為臺灣所刊印，歷乙未戰爭，竟能帶離臺灣，此可能性甚低，甚至絕無可能。

故唐景崧在臺灣布政使署所刊之書，雖署臺灣布政使使署，事實上卻是委閩粵書肆所刊。這也說明為何此書在今日仍有流傳。至於鄭振鐸所言亦非全錯，至少他在回大陸後，取回書版仍有訂補刷印。